

韓國詩話全編校

蔡美花 趙

人民文學出版社

蔡美花 趙季 主編

韓國詩話全編

江



張景昆 韓繼鎬

本冊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目錄

海東雜錄(權輿)	趙季校注	一六一五
畸翁漫筆(鄭弘溟)	河紅聯校注	一七三八
艮翁疣墨(李璵)	河紅聯校注	一七五八
松窩雜說(李璵)	河紅聯校注	一七九二
詩文清話(佚名)	張景昆校注	一八二三
終南叢志(金得臣)	馬金科校注	二一〇四
菊堂排語(鄭泰齊)	馬金科校注	二一二二
壺谷詩話(南龍翼)	馬金科校注	二一八七
西浦漫筆(金萬重)	劉暢校注	二二四三
水村漫錄(任墜)	趙季校注	二二七九
小華詩評(洪萬宗)	韓繼鎬校注	二三〇〇
詩評補遺(洪萬宗)	韓繼鎬校注	二三九五

海東雜錄

權鼈撰

趙季校注

十四卷。權鼈撰。鼈（一五八九—一六七二），字壽甫，號竹所，醴泉人。此書以人為綱，以時代先後為序，記載朝鮮歷代眾多人物事蹟。因卷一至卷八所記人物俱為朝鮮王朝之前者，與詩話相關者甚少，是以本書只從卷九朝鮮王朝始錄，并刪去無關詩話者。據太學社影印朝鮮正祖二十二年（一七九八）刻本《海東雜錄》本輯錄、校注。

海東雜錄卷之九

（此處刪去二十六則）

本朝

鄭道傳

奉化人，字宗之，號三峰，尚書云敬之子。恭愍王朝登第。辛禍初，以事流會津縣。後結廬三角山

下，學者多從之。恭讓王封忠義君。贊我太祖開國，以功封奉化伯。後謀以芳碩爲世子，太宗誅之。有集行于世。○鄭道傳嘗從太祖至東北面，見號令明肅，卒伍整齊，進而密言曰：『美哉此軍，何事不可濟？』太祖曰：『何謂也？』道傳謬言曰：『擊倭于東南方耳。』見營前有老松，道傳請留詩。上白而書之曰：『蒼茫歲月一株松，生長青山幾萬重。好在他年相見否，人間俯仰便陳蹤。』蓋知天命所在而趣之也。○我太祖困於讒說，欲東歸以避之。先令家人促裝將行，道傳等曰：『公之一身，宗社生靈之所係，豈可輕其去就？不如留相王室，進賢退不肖，以振綱紀。則讒言庶幾自息。今若退居一隅，則讒言益熾，禍必不測矣。』御天歌註。我太祖移都漢陽，置酒新宮涼廳宴羣臣。鄭道傳賦詩以獻云：『禁苑春深花正繁，爲招耆舊置金樽。天工忽放知時雨，便覺渾身雨露恩。』同上。我太祖令人歌文德曲，目鄭道傳曰：『此卿所撰進，卿宜起舞。』道傳卽舞。遂命賜龜甲裘，徹夜歡甚。裘以貂鼠皮裁之，黑白相間爲之，其文猶龜甲然，故名之。同上。我太祖嘗於庚申夜召鄭道傳及諸勳臣，置酒酣，太祖謂道傳曰：『寡人得至於此，卿之力也。』同上。鄭道傳言于太祖曰：『願殿下毋忘墜馬時，臣亦毋忘鎖項時，則子孫萬世可期矣。』道傳嘗以事囚繫甫州，蓋謂此時也。同上。洪武丁丑，鄭道傳奉使威鏡道。太祖寄書，外面曰『三峯行次開拆』。中云：『相別日久，思想殊深。茲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領納爲幸。春寒若是，自保以旣邊功。某年月日松軒居士書。』雜記。鄭道傳謀以芳碩爲世子。太宗知之，率武士覘道傳等。道傳走匿于判奉常閔富家，呼曰：『有蟠腹者人我家。』軍人立搜之。道傳匍匐杖劍而出，執詣太宗前。道傳仰曰：『若活我，當盡力輔佐。』太宗曰：『爾旣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其子游、泳亦被殺。同上。我太祖朝，高皇帝以本國遣人遼東，賁布帛金銀，誘我邊將。

又說誘女眞，潛渡鴨綠江等事，手詔責之。命鄭道傳製辨明表。其畧曰：『至若行禮於遼東，是亦景仰於上國。當使价往來之際，有賓主交接之儀，在禮則然，於誘何敢？其有女眞隸于東寧，既皆作軍而當差，安肯遣人而說誘？但遼東都司起取歡悅不花之時。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卽隨行者。由彼安土，非臣勒留。無所供於我邦，各自守其舊業。』云云。同上。我太祖卽祚，改御諱。使鄭道傳撰表德以進。道傳承教，以君晉爲獻。其說曰：『從日從一。日出之始，晉明升之義。天日之升，其明廣照，而陰翳消釋，萬象昭然。此人君初政之清明，而羣邪屏息，萬法俱新也。』云云。同上。辛禍初，道傳謫錦城會津縣，賃居消灾洞，構屋三間，不翦茅不削木，築土爲階，編荻爲籬，扁曰『草舍』。自著詩文，以見其志。目之曰《錦南雜題》。洞中無異草木，惟脩竹黃茅，間於松楠。人家藩籬，往往以竹代木。洞記。

（中略）三峯哭朴潘南尙表文，有三哭：『哭斯民之不被澤；哭吾道之無所托；哭吾輩之無所取。則非哭死也，爲生者哭也。』又云：『此爲善，則雖在傭丐之微，好之如芝蘭；彼爲惡，則雖在趙孟之勢，疾之如仇讎。』本集。題《蘭坡四詠軸》末云：『鬱彼松竹，挺然獨秀。』後知『挺』字乃蘭坡家諱，思欲改之，而難其字。問諸獨谷，獨谷微吟古人竹詩曰『屹然風霜表，色照乾坤寒』。三峯卽於言下領其意，以挺字改『屹』字，雅健可誦。本集。有《佛氏雜辨》：一曰輪迴之辨，二曰因果之辨，三曰心性之辨，四曰作用是性之辨，五曰心迹之辨，六曰昧於道器之辨，七曰慈悲之辨，八曰眞假之辨，九曰地獄之辨，十曰禍福之辨，十一曰乞食之辨，十二曰禪教之辨，十三曰儒釋之辨，十四曰闢異端之辨，十五曰云云。本集。國初鄭道傳倣周六官之名，撰進《經國大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治則吏也，政則兵也，事則工也。又命河崙更爲詳定，名曰《經濟六典》，曰吏典、

戶典、禮典、兵典、刑典、工典。有元集、續集。本集。三峯嘗赴早衙，穿靴一白一黑。及公坐，吏胥以告。三峯俯視大笑，竟不易。及衙罷騎行，笑謂僚從曰：『爾無愧吾靴之黑白。左者見白，右者見黑，庸何傷乎？』筆苑。三峯在謫中，與金若恒逢河崙，偁長壽，賦詩云：『別離三載始相逢，往事悠悠一夢中。毀譽是非身尚在，悲歡出處道還同。』此二句詞意渾融，咀嚼有餘味，洗盡前古騷人遷謫中酸苦之語。風雅。（中略）三峯陣法，有結陣什五之圖。兩人相去之間，空地可容三步，五人爲伍。二伍爲什，稱小牌，五什爲中牌，十什爲摠牌。兩摠牌相去之間，可容一摠牌，用軍一千。則每一陣二摠牌，自二千至九千。以此推之，兩陣相去之間，空地可容一陣，用軍一萬。則每一陣二十摠牌，自二萬至九萬。以此推之，什伍之法素定，則儀貌，審聲音。當戰時，晝則相視而相救，夜則聞聲而相救。本集。戰陣之法有五守：一曰敵兵銳則守之，二曰我援將至則守之，三曰城堅備具則守之，四曰欲老敵師則守之，五曰欲觀敵變則守之。○用軍之法有六必避：一曰土地廣大，人衆富盛則避，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則避，三曰賞信刑察，發止得宜則避，四曰行陣車列，任賢使能則避，五曰師徒習教，兵甲精銳則避，六曰四隣有助，大國來援則避。○有用軍八數：一曰聚財，軍需支用也。二曰論工，造器械也。三曰制器，兵甲堅利，旗麾精明也。四曰選士，勇怯愚智也。五曰政教，號令嚴明，賞罰必信也。六曰習服，明旗麾金鼓之節，習進退擊刺之宜也。七曰知勢，地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師衆多寡也。八曰機數，因時制宜，臨時設變也。○有料敵制勝四計：一曰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兵。二曰不明敵人之情，不能約誓。三曰不明敵人之將，不能先陣。四曰不明敵人之士，不能先陣。○有撫士卒五惠：一曰恤飢寒，二曰省勞苦，三曰救疾病，四曰務不成，五曰哀死亡。○料敵制勝有三料：一曰料食攻食，食存不攻。

二曰料備攻備，備存不攻。三曰料衆攻衆，衆存不攻。○用軍三釋：一曰釋實攻虛，二曰釋堅攻耗，三曰釋難攻易。○論將帥：一曰賢將，說禮樂，敦詩書，明信義，有威惠，士卒樂附，賢能效力也。二曰智將，明利害，察成敗，臨敵出奇，因時制變也。三曰勇將，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出入賊兵，摧堅陷陣也。○用軍之法有四擊：一曰以衆擊寡，二曰以治擊亂，三曰以富擊貴，四曰以教卒練士擊敵衆白徒。○有用軍四法：一曰權謀，以正守以奇勝，先計後戰也。二曰形勢，雷動飄舉後發先至，離合同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三曰陰陽，知時日支孤虛王相之類，望雲變氣之屬也。四曰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有四攻：一曰攻其未整，二曰攻其必救，三曰火攻，四曰水攻。各保小將，父子之親也。聽於一將，君臣之義也。陣有牡牝，夫婦之別也。隊伍相愛，兄弟之情也。法令不愆，朋友之信也。此法人倫之道也，是故教兵而民知禮義，國家恒安。○有用軍三明：一曰知人情向背，二曰察賊兵去就，三曰審事機利害。○制勝之法有四理：一曰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二曰進不可當，退不可追。三曰前却如節，左右應麾。四曰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有角警歌：『角初五聲警乃衆，角後五聲復收兵。』間以金鼓，整部伍進退之節。○有用軍三用：一曰步卒，危阪高陵，溪谷阻險，用步卒。二曰車，平原廣野，草茂地堅，用車。三曰騎，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往返百餘里，用騎。○有旗麾歌：『麾色有五謀亦五，中黃後黑前則赤。左青右白各隨宜，東西南北視指麾。』舉則軍動伏止之，揮則騎步皆戰鬪。『云云。』○三峯考究前代典籍有關於治道者，撰爲一書，名曰《經濟文鑑》。名位之沿革，職任之得失，人物之賢否，無不備載。又首之以宰相，次之以臺諫，又次之以府衛兵，及監司守令。鄭摠序其後。選。（以下略）

（此處刪去一則）

鄭以吾

晉州人，字粹可，號郊隱。恭愍王末年登第。工於詩文。出守善山，莅事清而簡，文治有餘。入本朝官至贊成事，年過八十，謚文定。有集行于世。○守善山時，詠飛鳳山祭星壇一絕云：『衙罷乘閑出郭西，僧殘寺古路高低。祭星壇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毅宗時，南極老人星見于善州地，每歲春秋中氣日，降香以祀之。壇在府西飛鳳山。勝覽。《漢都南山八詠》有《陟巘觀燈》，郊隱詩云：『八日觀燈盛，昇平第幾春。萬龕明似畫，四境靜無塵。虹焰蟠南斗，星芒拱北辰。通宵看未足，不覺到鷄晨。』又有《踏青》一絕云：『問花風淡蕩，踏草日暄妍。良會無多子，高情勝列仙。』國俗以三月三日爲踏青節。同上。李雙梅詹與郊隱論詩，自詫得句云『烟橫杜子秦淮夜，月白蘇仙赤壁秋』。郊隱吟玩再三曰：『籠小。』李初不認。鄭徐吟曰：『烟籠杜子秦淮夜，月小蘇仙赤壁秋。』『籠』『小』二字比前精彩百倍。詩話。早春與諸耆老會城南聯句，同里子弟多在座。郊隱先唱云『眠牛壟上草初綠』，朴生致安即對曰『啼鳥枝頭花正紅』，滿座稱賞。詩名自此大振當時。○郊隱詩『立錫地盡人侯家，只有溪山屬縣多』，言豪強兼并，貧者無立錫之地。所不并者溪山而已。同上。（以下略）

（此處刪去二則）

鄭誠謹

晉州人，字兼夫，陟之子。我成廟朝登第。有節操，官至承旨。天性至孝，父母沒，廬墓終喪，哀毀盡禮。又爲成廟心喪三年，人謂忠孝兩全。燕山甲子，以爲詭行殺之。子舟臣慟父非命，號擗不食而死。及中廟卽位，命贈吏曹參判，旌其閭。○天性至孝，爲官雖務劇，每遇朔望，必詣墓省掃，親執饌供祭，一如在廬時，終身不怠。行實。天性慷慨。燕山朝流落不偶，作俚曲悲歌中夜，以寓其愛君繾綣之意。其歌詞一曰：『以我思子心，子無我心似。子心苟可似，天下寧有是。思之縱難能，無疾猶可以。』其二曰：『桃李媚恩光，競此色婉婉。老菊終不花，寂歷誰省覽。霜風掃卉空，孤芳寄秋苑。』其音悽而婉，其辭怨而直。徘徊眷戀，抑而復揚。亦詩人之遺意也。楚纍騷哀，長沙賦苦，雖古雅淺俚之有殊，遙遙此心千載同貫。使人聞之，不覺腸摧而涕下。龍泉談寂記。

（此處刪去四則）

鄭光弼

東萊人，字士勛，參贊蘭宗之子。生於天順壬午，年三十一中進士，是年登第，成廟朝也。姿狀奇偉，長身美髯。早負公輔之望，有器局，而善應接。言貌休休，而畦畛甚嚴。中廟朝成希顏常服其度量，嘗卜相，希顏大言曰：『今日擇相，當以光弼爲得。』○先事而猷，炳幾而憂。安危之機，邪正之分，

屹然有奔波砥柱之力，人稱有古宰相風焉。○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一月，公方爲領相，時南袞將構陷趙光祖等諸賢，詐稱南書房，着草笠羸布衣，足穿破屨，步至公第。但言客來，門者認其貌，知其爲袞也。入告曰：『有客到門，觀其貌是南判書，但衣冠草草如賤人。』公大驚，顛倒出見，乃袞也。怪問曰：『公何爲耶？』袞具道其所以因曰：『此輩若遺一人，則其害無窮。必除去無遺，然後國勢可安。』或以危言恐動，或以甘言誘之。公正色曰：『公以宰相爲賤服，歷都市而來，大是可愕事。謀害士林，本非余心。』袞大怒，拂衣而去。有頃承召詣闕，袞已贊成其事，爲一網打盡之計，器械已具於廷。公人侍涕泣，淚垂兩頰，衣袖盡濕。諫曰：『年少儒生不知時宜，妄欲引古施今，豈有他意？』上遽起還內，公趨進引御裾叩頭。乃命下光祖等于獄。公與左議政安瑋共議，與朝廷反覆伸救，分配有差。十二月大憲李沆、大諫李蘋等，追論加罪。公極諫，遂與袞相忤，左遷領中樞。丁亥南袞死，公復入相。癸巳金安老執政，又罷相。安老捃摭公禧陵摠護使時事，發論欲殺之。上命竄于金海，逆旅中作詩曰：『積謗如山竟見原，此生無計答天恩。十登峻嶺雙垂淚，三渡長江獨斷魂。漠漠高山雲潑墨，茫茫大野雨翻盆。暮投臨海東城外，草屋蕭蕭竹作門。』時李沆亦謫關西，安老貽書二公曰：『莫如早自決也。』公笑曰：『朝廷以老臣有罪，則當伏國典可也，彼焉能殺我哉？』略不動心。丁酉安老伏罪，以領中樞召公還。家僮持朝報，倍道中夜至謫所，僵臥不能言，子弟探囊中消息，乃吉語也。卽白之，公曰：『然乎？』雷息酣寢，明朝見其書。還都之日，都人以手加額。未幾卒，謚文翼，忠信愛人曰『文』，思慮深遠曰『翼』。屬纊之日，有光自屋宇直上于天，如虹霓之狀。行迹。（以下略）

(此處刪去一則)

鄭礪

鄭礪，順朋之子也，號北窓。生而清秀，及長無所不通。天文地理、音樂醫藥、算數、華語皆不學而能，於醫則如俞扁，於數則如康節。常隨其父朝京師，與華人語，皆驚異之。超敘六品，兼醫、算、蒙三學教授，歷抱州縣監。當其父上變之時，力諫不聽，因而大忤不見容，屏處于外。多在果川清溪山、楊州掛蘿山。常時使奴子劑藥，清早未起煎服之，乃始言語。未幾病卒，年四十餘。其山居也，能知山下人所爲之事，曰『某家方爲某事』，後驗之果然。常患清羸之病，朝則必合口正坐，日出始啓齒出氣，夜則兀然端坐不寐。其形如雲鶴風蟬，蓋其學似出禪家陳搏之數也。行迹。北窓常曰：『醫者議也。當審陰陽寒熱，對症授藥，庶可全。世之醫者局於陳篇，膠於一方，不知變通，逆症用藥，安能見效乎？』同上。北窓善飲酒，雖數三斗不亂，至晚年不傾一勺。同上。

鄭摠

清州人，字曼碩，圓齋樞之子，自號復齋。辛禡朝，捷巍科，官至政堂文學。入本朝，爲開國功臣，封西原君。丙子被留于大明卒，謚文愍。○高麗自元宗以上事多僭擬，鄭摠、鄭道傳等撰史時，稱『宗』者書『王』，稱『節日』者書『生日』，『詔』書『教』，『朕』書『予』，所以正名也。本序。鄭摠、鄭道傳等修《高麗史》時，因《金鏡錄》而撰之。實錄。高皇帝二十九年，賀正表箋，權近、鄭摠潤色之，帝怒表箋語涉戲

侮，徵近、摠詰責之。近蒙宥而還，摠被留不還。筆苑。

（此處刪去一則）

鄭麟趾

河東人，字伯睢，號學易齋。我太宗朝甲午，年十九擢壯元。英廟朝又魁重試。以文名世，久典文衡，委知貢舉。贊我光廟，爲靖難佐翼功臣，又參翊戴佐理功臣。官至首相，歷事六朝，壽過八十，謚文成。○我英廟命儒臣鄭麟趾等撰《龍飛御天歌》一百五十五章，先敘古昔帝王之跡，次述我朝祖宗之事，自穆祖肇基之時，至太宗潛邸之日，以爲朝祭宴享之樂辭。本集 鄭河東判兵曹。嘗坐堂上，吏持文簿數十籍過堂下。召視之，乃各道軍士申狀積年不決者也。公命吏分類粘連，作數綜，令各道監司守令分揀施行，不過數語，而積年機務一朝掃盡。出私淑齋集 晚年不能飯，而能飲。或問其故，河東曰：『老者之於酒，猶小兒之於乳也。』閑話 河東天性豪邁，酒酣尙論古人曰：『如我者倘遊聖門，純粹如顏子，篤實如曾子，固不可及也。如游夏之徒，未知如何？』筆苑 倪侍講謙奉使東來，鄭河東爲館伴。往復酬唱，侍講重之。嘗夜坐庭中，皓月當空。侍講曰：『月在何星之次？』公曰：『月正在東井之分。』侍講歎服。行狀 嘗爲首相，率百官請除魯山，人心至今憤之。按湖西時，巡至一縣，諸生學問甚荒，公曰：『模不模範不範。諸生何由取正？』乃先講教官而罰之。自是師生俱自勉勵，多所成就。出私淑齋集。河東年十三入大學，居學宮中凡六年。講諸經書，應對明審，論說通暢，焚膏繼晷，志無少

懈，學中諸儒皆驚服，自此文詞大進，年十九竟擢科第。行狀。倪謙東來，獬趾爲接伴。一日公辭出，侍講曰：『奈如夜深何？』公曰：『可怕李金吾。』侍講曰：『莫逢王玉汝。』相與笑曰：『天下未嘗無對，信哉。』私淑集。河東常昵侍帷幄，眷注甚隆。職在中樞，特命歸政府議國政，時人謂之內相。行狀。河東之父興仁初受業於鄭三峯，屢舉不中。其家在昭格署傍，每齋醮，必沐浴默禱曰：『吾旣無成。願生起家之子。』及河東生，秀異於凡兒，人以爲分精列宿。行狀。河東掌禮園，試券山積，以指竄定瑕類，不失毫釐，頃刻批抹，或至百餘券。人皆神之。行狀。

鄭汝昌

河東人，字伯昂，號一蠹。華使張寧見而異之，作說以名之。性端重沈靜，不喜交遊。獨與寒暄先生同游於佔畢齋門下，潛心性理之學，諸輩以理學推之。我成廟庚戌登第，薦補檢閱，出拜安陰縣監。戊午禍起，謫鐘城，卒于謫所。我中廟命贈右議政，令邑守春秋親祭其廟，後謚文獻，配享文廟。○先生律身甚嚴，終日端坐。雖盛暑，妻子不見肌肉。丙丁錄。先生常以不及事先君爲恨，在母側如嬰兒，未嘗遠違。行狀。先生遊智異，見晉山岳陽洞愛之，築室于蟾津之口，種竹蒔梅，蓋將終老焉。行狀。安陰縣有光風樓、霽月堂，先生爲倅時，建而名之。勝覽。先生倅安陰時，凡有子女，貧而無資，久未婚嫁者，令自告，尤厚調之，使不失時。一境大賴。行狀。出宰安陰莅事之暇，選邑內聰明子弟親加教誘，日課講讀。學者聞之，自遠方來。春秋行養老禮，設內外廳，耆婆莫不醉飽歌舞以嬉。政清民悅，境內相戒，莫以欺詐負公。儒先錄。先生中年飲燒酒，醉倒曠野，經宿而返。夫人憂甚不食，自此飲福之外，絕不接

口。我成廟嘗賜酒，先生伏地曰：『臣母在時嘗責飲酒，臣因誓不復飲，不敢承命。』上嗟嘆許之。同
上。先生凡母之所爲，不至於不義，不敢忤焉。母之志，亦不以非義傷公之心。故母無過舉，子無苟順
之失。人謂之一家行義。景賢錄。先生嘗遊太學，省母到家，則家內癘疫方熾，公人見其母，未幾母得痢
疾甚劇，公焚香祈禱不見效，乃嘗痢。及母沒，哭泣嘔血，殮襲殯莫，一依禮文。將葬，監司令郡辦給槨
板，公辭而不受，曰：『煩民取板，怨必歸母。』乃出家資貿易用之。卜日將葬，時積雨連旬，溪壑漲溢，
人懼不克。天忽開霽，人皆異之。三年不出廬洞，一日不釋麻衣。移父墳於同兆。儒先錄。（中略）先生
平生不喜作詩，早卜築頭流山，只有一篇流傳於世云：『風蒲獵獵弄輕柔，四月花開麥已秋。觀盡頭
流千萬壑，扁舟又下大江流。』其胸中洒落，無一點塵態，此可想矣。丙丁錄。（以下略）

（此處刪去八則）

鄭希良

海州人，字淳夫，號虛菴。爲詩放逸，又善陰陽學。嘗自算命，每有遁世之志。燕山初登第，選補
藝文館檢閱。戊午被史禍，謫義州。甲子蒙放，丁憂守墓德水縣南。嘗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一
日入山，散步坡隴間，托採筆管菜，遂不見。隣人四散細蹤，人只見南江故屨二隻脫在汀沙，疑其沈江。
募水師或舟或泅，遍江上下，遂不獲其屍。海平君鄭公耆叟，公之族也，啓燕山，令郡縣物色之。燕山
曰：『狂奴逃死。何用尋爲？』竟絕影響，不知所終。有《虛菴集》行于世。粹言。有人於妙香古剎遇

一衲，雖自爲寒乞，形頗非俗縉容止，心異之。他日物色更訪，已不知所之。其後加川院壁有過客題詩云：『鳥窺頽垣穴，人汲夕陽泉。天地爲家客，乾坤何處邊。』其爲淳夫無疑。瑣錄。（中略）虛庵謫中釀酒自飲，不漉不壓，名之曰『渾沌』，尙古也。醉則輒鳴之以歌，其歌曰：『我飲我濁，我全我天。我乃師酒，非聖非賢。夫樂其樂者，樂於心，不知老之將至。人孰知予之樂是酒也。』本集。（中略）與曹梅溪詩老同州而謫，朝夕與處，酬酢往復。始以自得之學，發於窮愁之地。其出而言者，不期工而自無不工。詩序。在謫中，辛酉元日題詩曆上：『樽前屈指新年換，老去關心舊歲除。已覺春風扶木德，猶欣喜氣占金雞。』自註：『辛酉，千金，支屬雞，納音亦木，故戲及之。』詩格。卜者金倫少遊妙香山等處，有一方外士名李千年者，從遊幾六七年。後辭還嶺東本家，仍推數斷人吉凶，百無一誤。千年與倫於己亥年來江西縣九龍山待我云，贈詩曰：『八十山中老，三彭已掃除。人間應不夢，鶴伴意無餘。雪榻蟾光冷，雲窓日影疎。誰知無累鑑，萬代自清虛。』松竹處士愚齋稿，只記秘趣，非流下土云。又於丹溪贈詩曰：『偷閑一醉是天遊，箇裏江楓挽客留。啄木峰高天若近，秀林亭下地疑浮。二娘魂魄千年事，九曲江聲萬古流。胸海久牽塵累擾，丹溪此日洗吾愁。』愚齋書。其侍奉小翼年可十三四，亦手書贈詩曰：『天地無家山水客，生涯一句意悠悠。苔痕山路白雲鎖，月影清涼竹影流。』又書曰：『碧山雲萬疊，滄海闊無邊。爲問緣何事，歸心北闕懸。』詩格高古，筆迹奇健。至於侍兒詩才筆法亦不凡，非尋常方士明矣。鄭希良沈江而死後，西方山僧或云異僧往來諸山，或曾識希良顏面者，分明認見。或云長髮方士秘迹往來，贈僧詩句，人爭口誦。金倫從行，見其所錄生年月日五行。來京師，有申判事景混好卜書，錄士人達官五行，常自推卜驗之，希良五行亦錄於其中。倫往訪景混，坐談間因閱其書錄，